



生态岛建设行为，明确了生态岛的建设领域和行动指南；三是调控生态岛建设进程，为崇明设定了近、中、远期的 27 个一级指标值和 22 个二级指标值以及分阶段的实施计划。”

根据这份纲要——东风西沙水源地及原水输水管网工程建设起来了，城桥、陈家镇、堡镇、崇西四座水厂建设起来了。由此，切实保障了水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利用。与此同时，崇明的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一次放在一起编制。在顾惠明看来，这样就能更好地推进土地复垦和存量土地整理，保障土地资源利用合理有序。湿地保护方面，东滩湿地保护区、候鸟保护区、西沙湿地国家地质公园等项目纷纷落实。能源结构方面，自 2005 年建设东滩风电场一期发电机组以来，崇明本岛目前已有五个风力发电项目，崇明的太阳能发电也已开始显山露水。

某种程度上说，因 20 世纪 90 年代一度工业化而变得在环境领域“身体孱弱”的崇明岛，经过调理，不仅仅恢复了长江口龙珠该有的本来面目，且更适合同向现代化生态岛方向发展了。

然而，这时候，又出现了新的情况。顾惠明称之为两次“动摇”。

一次在 2009 年，长江隧桥通车。“因为感觉崇明和浦东的距离突然拉近，当时不少同志心里热起来了。再加上当时正值上海世博会前夕，黄浦江沿岸有一批产业需要转移，而总体上

说来距离近、岸线资源丰富的崇明自然成了香饽饽。当时有一些造船厂、拆船厂的老板，在岛上到处打听消息，看有没有机会让自己的项目落户。”顾惠明说，“还好后来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帮助下，崇明能够统一思想，心气也慢慢平静下来，环保局一年就‘弹飞’了几十个项目。”

不过两年光景，又一场“小动摇”出现了。因了崇启大桥的通车，崇明南北都已打通，从“孤岛”变成了沟通上海和启东、海门的交通枢纽。“那时候，又有人觉得，大搞经济发展的机会来了。特别是看到启东在大桥沿江沿海设计了大片的开发区，崇明这边却迟迟没有动作，有人着急了，担心机会被对岸抢走。”顾惠明回忆，“其实，早在崇启大桥开通前半年，崇明有关方面就在开展调研，分析大桥通车可能给崇明带来的各方面影响。经过调研，得出一条基本结论：要继续坚定生态岛建设路线不动摇，并将全岛分成了重点发展区、提升发展区和优化发展区三个区域。”

2014 年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上海发布《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》，称崇明生态型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和经验值得与全世界分享，并把崇明生态岛建设作为典型案例，编入其绿色经济教材。

2016 年 7 月，崇明撤县设区。同年 12 月，上海市委、市政府立足国际国内生态发展大势，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大保护，立足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，立足崇明发展实际，出台了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明确要举全市之力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。根据《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，到 2035 年，崇明将建设成为在生态环境、资源利用、经济社会发展、人居品质等方面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生态岛，成为世界自然资源多样性的重要保护地、鸟类的重要栖息地，成为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的示范区、国家生态文明发展的先行区。

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、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李琪认为，在长江隧桥和崇启大桥通车之后，崇明的发展路径，还是受到了世博会和大桥连通的一些影响。但因为有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，认准了生态岛发展方向不动摇，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崇明建设生态岛的目标要求“水清、气洁、林茂、土净、环境宜人”为指引，崇明做出的选择是——进行系统集成，加快构筑现代生态型体系。“世博会有后世博效应，如今崇明举办花博会，也希望构建后花博效应，打造永不落幕的花博会，思路很明确。”李琪对记者表示。

在时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看来，举全市之力推进崇